

火把节文化内涵探究

——以六盘水海坪彝族火把节为例

陈定登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8月19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22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30日

摘要

火把节是彝族代表性的民族传统节日，包含对火本身的崇拜、农耕祭祀的仪式、族群认同等多重文化内涵。六盘水海坪彝族火把节是贵州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正式举办至今，发展经历了从村寨节庆到官方文旅节庆，又由“一日火把节”到“火把季”的重大变化。本文以海坪火把节为个案，运用田野调查法，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梳理海坪火把节的历史渊源与仪式流程，探究其背后民俗信仰、农耕生态、族群凝聚、伦理社会、审美艺术五大核心文化内涵。海坪火把节以“火”为核心文化符号，是彝族先民敬畏自然、祈求丰收的仪式载体，在文旅游转过程中，节日出现传统仪式简化、符号消费、本土主体话语权被弱化等问题，唯有坚守独特文化内核，平衡保护与开发关系，才能实现传统节日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火把节，文化内涵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orch Festival

—Taking the Torch Festival of Yi People in Haiping, Liupanshui as an Example

Dingdeng Che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ugust 19,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2,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Abstract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raditional seasonal festival of the Yi people, the Torch Festival

embodies multiple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cluding fire-worship beliefs, farming sacrifices, ethnic identi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nd is known as “the Oriental Carnival”. The Haiping Yi Torch Festival in Liupanshui, a provincial-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Guizhou Province, is rooted in Yi communities in the Wumeng Mountainous Area. Since its official launch, it has undergone remarkable transformations: from a folk village festival to an official cultural-tourism event, and further from a “one-day Torch Festival” to a “Torch Season”. Taking the Haiping Torch Festival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dopts fieldwork combined with documentary materials to sort out its historical origins and ritual procedures, and analyzes five core cultural connotations behind it: belief and sacrifice, agro-ecology, ethnic cohesion, social ethics, and aesthetic art.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entered on the core symbol of “fire”, the Haiping Torch Festival serves as a ritual carrier for the Yi ancestors to revere nature and pray for bumper harvests. Nevertheless, amid the cultural-tourism capital-driven transformation, the festival is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simplified rituals, symbolic consumption and weakened discourse power of local commun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is traditional festival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adhering to its cultural essence and balancing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ourism exploitation.

Keywords

Torch Festival, Cultural Connot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我国西南云贵高原是彝族主要聚居区域之一，乌蒙山区六盘水水城区海坪彝族文化小镇，是贵州彝族文化重要的活态留存地。火把节彝语称“朵扔吉”，又称星回节，源自彝族古老的十月太阳历，是彝族族群标识性文化符号。当下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不再只是族群内部的民俗活动，更是展现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海坪火把节依托野玉海景区，将易地搬迁安置社区、非遗保护、文旅产业深度结合，成为贵州少数民族节日开发的典型样本。

理论层面，国内火把节研究多集中于四川凉山、云南楚雄等地，针对贵州乌蒙山区海坪火把节的专题研究数量有限，本文可以丰富贵州彝族民俗个案研究，补充西南火把节文化圈的区域比较材料。现实层面，海坪火把节在商业化开发中，既实现文化传播与地方经济增收，也面临仪式变化、文化内核消解等现实难题，对其文化内涵展开探究，可为非遗活态保护、民族地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彝族火把节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刘尧汉、陈久金在《彝族天文学史》中把火把节与彝族十月太阳历结合，研究得出火把节即星回节的观点，从天文历法角度解释节日起源[1]。潘蛟《火把节纪事：当地人观点？》跳出文献约束，从主位视角思考火把节的生成与变迁，提出要重视当地民众对节日的自我感受[2]。陈海指出火把节融合祭祀、农耕、社交多重功能，是彝族文化的缩影[3]。

旅游人类学视角下，李春霞、彭兆荣讨论火把节仪式性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指出旅游开发会重构节日文化符号，文化仪式可能会逐渐向表演化演变[4]。罗安在凉山火把节的研究中，提出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需要平衡文化本真性与创新性的关系[5]。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六盘水海坪彝族火把节为案例,以节日仪式为载体挖掘背后文化内涵,梳理节日变迁,反思传承困境。主要采用三种研究方法:第一,文献研究法,梳理彝文典籍、地方非遗档案、学术期刊、政府公开资料,厘清火把节历史脉络;第二,案例分析法,聚焦海坪个案,对比传统民间火把节与当代“火把季”的差异;第三,参与式观察,获取第一手调研资料。

3.1. 海坪彝族火把节的生成与历史溯源

3.1.1. 海坪地域与彝族社会生态背景

海坪位于六盘水市水城区野玉海旅游度假区,平均海拔约 1800 米,彝语中海坪的意思是广阔平坦之地。历史上这里是贵州彝族土司重要的活动场所,保留有九重宫殿遗址、太阳历广场、千户彝寨等历史文化建筑。千户彝寨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之一,大量彝族同胞从周边村寨搬迁至此,形成新的多民族杂居社区,汉族、彝族、苗族等民族共居共处,为火把节发展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

乌蒙山区山地农耕环境,决定当地民众生产方式以山地农业、畜牧为主,农作物易受虫害、冰雹灾害威胁。火在日常生活中是取暖、烹饪的基础,也是驱赶虫害、抵御野兽的工具,火深深嵌入彝族民众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火崇拜由此生长。《西南彝志》记载,尼能时代彝族先民就已经形成崇火传统,火被视为守护族群的神圣力量[6]。独特的山地生态、土司历史记忆、多民族杂居格局,共同构成海坪火把节存续的社会文化土壤和独特文化内涵。

3.1.2. 火把节起源的多元叙事

关于火把节起源,主要有历法说、神话传说、农耕禳灾说三类。历法说,刘尧汉等学者提出,火把节起源于彝族十月太阳历,一年分为十个月,每月三十六天,年末五天过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对应斗柄指北的星回节点,是彝族的重要岁时节点[7]。彝文典籍记载星回节之时,民众燃火把祭祀天地,观测星象,确定农时。这一说法在贵州海坪当地也被非遗传承人广泛认同,海坪太阳历广场的建设,正是对这一历法文化的物化表达。

传说起源,彝族民间广泛流传阿体拉巴战胜恶魔,点燃火把消灭害虫保护庄稼的传说。传说故事把火把节塑造为反抗邪恶、保护农耕丰收的纪念仪式,这是民间口头叙事对节日起源的通俗化解释,在民间广泛流传。

在传统农业中火有着重要的作用,六月下旬正是农作物生长关键期,虫害频发,点燃火把到田间行走,用火驱除害虫,随着时间的推演变为节日仪式。现实的生产实践不断加深信仰,再加上农事行为逐渐发展为大型民族综合性节日。多种起源并行,但不互相矛盾,历法奠定时间框架,神话赋予情感叙事,农耕实践提供现实基础,共同塑造火把节丰富文化内涵。

3.1.3. 海坪火把节的发展演变历程

在 1994 年官方举办海坪火把节之前,火把节是散居乌蒙山区彝族村寨民间习俗,各个村寨各自开展,规模较小,仪式分散,没有统一大型集会。村寨内部,家家户户过火把节,毕摩主持简单祭祀,村民在本村寨范围内点燃火把,祭祀火神、祖先,没有跨村寨大型集体活动[8]。

1994 年,海坪彝族文化广场建成,海坪火把节正式从村寨走向公共舞台,政府、地方文化部门介入组织,统一举办大型集体祭火仪式,周边各个村寨彝族群众汇聚海坪,海坪成为贵州彝族火把节的核心举办地。这一阶段节日依旧以农历六月二十四单日为主,仪式完整,参与者以本地彝族民众为主,游客数量有限。

随着野玉海景区旅游的发展,海坪火把节知名度显著提升,列入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

2024 年当地创新提出“火把季”概念，由一日节日到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文化活动，保留核心祭火仪式，增加非遗展演、民俗巡游、商贸集市、现代演艺等内容，节日完成深度文旅转型。当下的海坪火把节，是彝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地方文旅 IP，节日形态发生巨大改变，取火、祭火、送火等核心仪式环节依旧保留，实现传统仪式在现代场景下延续。

3.2. 海坪彝族火把节仪式体系与实践过程

海坪火把节完整仪式分为祭火、玩火、送火三个阶段，整套仪式由毕摩主持，包含祭祀献祭、歌舞竞技、送火禳灾等环节，民俗仪式与节日狂欢交织在一起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记录海坪火把节三天流程：第一天取火祭火，第二天迎火玩火，第三天送火除祟。

3.2.1. 祭火：由火种到希望

祭火构成了海坪火把节神圣的文化内涵，这项仪式通常安排在节庆首日开展。仪式启动之时，毕摩恪守彝族世代流传的古老仪式，以燧木取火的古法采集火种，这一行为蕴含火种源于天地自然的文化隐喻。毕摩高声诵读彝文祭经，向天地山川与祖先进行祭礼，摆置酒、肉食等供品，寄托着当地彝族民众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族群阖族平安的朴素祈愿。海坪火把广场的祭火台，便是整套祭火仪式得以展演的神圣场域。每逢仪式举办之日，当地彝族群众身着各式传统盛装汇聚于此，亲身参与祭祀流程，整个仪式现场氛围庄重肃穆，处处浸润着民族信仰的厚重感。

祭火仪式不只是简单的表演，是对彝族传统观念继承发展：火是神圣的，火塘是家庭的中心，在彝族同胞观念中火种不能随意熄灭，火是彝族精神文化的象征，其次祭火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保留了火把节文化内涵的同时，丰富了其传承、发展形式。

3.2.2. 玩火：节日狂欢，社群互动

祭火之后，进入节日第二天正期，也就是“玩火”阶段，传统节日的神圣性与节日狂欢结合，也是大众最熟悉的狂欢环节。白天，海坪小镇联动玉舍国家公园、千户彝寨开展丰富民俗活动：拦门酒迎宾、土司婚嫁巡游、摔跤、射弩、磨秋、斗牛等传统竞技，彝绣、银饰等非遗手工艺展示，长桌宴品尝羊汤锅、烤洋芋等彝族特色美食，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文旅体验。

夜幕降临，节庆迎来高潮。数万民众手持火把，从四面八方汇聚火把广场，主篝火熊熊燃烧。本地彝族民众和各地游客不分民族、地域，手拉手围成多层圆圈，跳起万人达体舞，铃铛舞、敬酒歌轮番上演。人们高举火把，巡游田野街巷，火把光照亮山野。传统民间习俗中，人们举着火把游走田间，用火光照庄稼，驱走虫害灾厄。玩火阶段实现多重社会功能：节日娱乐释放情绪，在开放欢快的场域下，能够放下心理戒备，有效释放压力情绪，增加彼此交流；长桌宴、敬酒歌促进人与人交往；不同村寨、不同民族民众聚集，打破村寨边界。狂欢不是单纯娱乐，它是社群关系的再发展，在集体歌舞狂欢中，族群情感得到强化[10]。

3.2.3. 送火：仪式闭环，禳灾纳吉

火把节第三天举行送火仪式，完成整个仪式闭环。送火仪式同样由毕摩主持，象征把灾祸、瘟疫、不顺遂的火种送走。毕摩手持火把，带领青少年走遍村寨房屋前后，举行除秽仪式，将一切不祥附于鸡蛋等载体，最后到野外特定地点熄灭火把，掩埋载体，寓意送走一切灾害祸患迎接美好的生活。

送火不只是把火把送走，而是完成一个完整的祭祀周期。在彝族文化里祭火是迎请火神降临人间，送火是礼送火神回归天地自然，期盼来年再次降临。送火仪式结束，一年一度火把节正式落幕。传统村寨中送火仪式完整保留；在当代海坪火把季大型活动中，集体送火仪式会有所简化，部分仪式更多保留在彝族村寨民间家庭内部[8]。祭火 - 玩火 - 送火，一套完整仪式，形成火种降临 - 节日狂欢 - 仪式结束

的完整仪式链，构成了海坪火把节的仪式的基本体系。

3.3. 海坪彝族火把节多重文化内涵解析

3.3.1. 信仰内涵：火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

火崇拜是火把节最底层文化内核。在彝族观念中，火拥有双重属性：净化与守护。火可以净化污秽，驱散邪祟；火是保护者，守护家庭、村寨与整个族群。彝人火塘文化贯穿日常生活，家中火塘终年不熄。火把节祭火，就是把家内火塘信仰放大到整个族群公共仪式。

祭火仪式燧木取火，强调火种来自自然，毕摩诵经，向火神献祭，表达敬畏与感恩。火不是被征服工具，而是需要敬畏与沟通。弗雷泽在《金枝》提出，很多原始民族火祭都具有净化、驱邪功能，火把节大量仪式行为与这一人类学理论相互印证^[11]。海坪火把节中，火既是崇拜对象，也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媒介，民众借助火完成祭祀、祈福、除秽，也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

火把节融合祖先崇拜与对自然的敬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不提倡对自然的征服与支配。祭火仪式同时承载着祭祀祖先的意涵，既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也彰显对先祖长辈的追思敬重。火作为特殊的文化媒介，搭建起现实世俗生活与民俗信仰之间的桥梁。火崇拜、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三者相互交融、互为依托，共同构筑起火把节丰富而独特的信仰内涵。

3.3.2. 生态内涵：对山地农耕文明的节律表达

海坪地处乌蒙山地，农耕条件有限，农作物生长高度依赖气候。火把节时间节点，正好处于六月下旬，水稻、玉米等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虫害、冰雹等灾害多发。传统习俗中，人们手持火把巡行田埂，火光灼烧害虫，这是农耕民众朴素防灾实践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智慧。火把节是山地农耕社会时间坐标，对应十月太阳历岁时节律，节日提醒民众把握农时，完成田间管护。节日仪式，寄托民众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愿望。它反映彝族先民尊重自然，顺应时节，祈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观念。

值得注意，火把节不只是祈求丰收，也包含对自然的敬畏。民众不会肆意滥用火，取火、送火都有严格仪式规范，体现山地民族对火、对自然力量敬畏、谨慎态度。火把节是山地农耕文明浓缩的仪式载体，把生产经验、生态观念转化为节日习俗代代传承。

3.3.3. 社会内涵：族群认同与共同体建构

火把节是彝族族群身份的重要标识。过去分散各个村寨彝族，借火把节集会，打破村寨隔阂。海坪成为集会中心之后，周边水城、盘州、威宁各地彝族民众汇聚于此。共同参与祭祀、歌舞、竞技，共享一套仪式符号，强化族群集体记忆，构建族群归属感增加地区之间的交流带动各地区发展。

在多民族共居的海坪社区，火把节早已不只是彝族内部节日。如今汉族、苗族等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祭火、跳达体舞，共饮拦门酒，节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场域。不同民族民众共同围绕篝火狂欢，共享节日文化。节日仪式是集体记忆媒介。服饰、语言、歌舞、祭祀，共同构建族群记忆。年轻一代在参与火把节过程中，接受本民族文化熏陶，实现文化代际传递。同时外来游客参与，也让彝族文化向外传播，族群文化从内部认同走向对外展示，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彼此交流发展。

3.3.4. 伦理内涵：家庭伦理与祖先崇拜实践

火把节不只是节日的集体狂欢，也是彝族重视家庭团圆的传统节日。按照彝族的传统习俗，每到火把节，在外的族人都会尽量赶回家中，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吃饭团聚，一同完成祭祖仪式。在彝族的生活观念里，火塘不只是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更是承载家庭伦理的重要空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火塘长久不熄，寓意着家族血脉绵延、家庭生生不息。火把节盛大的公共祭火活动，根源就来自普通家庭代代传承的火塘信仰；而集体的祭火仪式，又反过来加深家族内部敬祖尽孝的伦理观念，家庭信仰与公

共仪式相互影响，共同形成火把节独有的伦理内涵。

海坪千户彝寨属于易地搬迁社区，居民住进现代化的新居，传统民居里的实体火塘相对以往有所减少。即便居住环境发生改变，每逢火把节，当地居民依旧保留祭祖、分取圣火的习俗。节日仪式维系着家庭伦理，人们借此缅怀先祖，也借此教育后辈牢记文化根脉。火把节把家庭、村寨、族群三层伦理串联到一起：以家庭为单位祭祖，以村寨为单位开展集会，最后上升到整个族群共同参与祭火。从家庭内部的血缘伦理，延伸到村寨社群的集体伦理，最终汇聚成为整个彝族族群共有的精神追求。

3.3.5. 审美内涵：歌舞、服饰与民俗艺术的集中展演

火把节为彝族各类民间艺术提供了集中展演的重要场域。在海坪火把节的各类活动现场，达体舞、彝族铃铛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撮泰吉、木叶吹奏、敬酒歌等传统文艺节目接连呈现。达体舞是极具代表性的集体圆圈舞，舞步粗犷奔放、风格质朴自然，参与者没有身份、性别、民族的限制，当地百姓与外来游客一同起舞，充分彰显出彝族崇尚集体向往团结的审美取向。撮泰吉作为流传久远的傩戏，以戏剧表演的方式还原彝族先民迁徙开荒、劳作求生的过往经历，把族群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在舞台中演绎。

火把节期间，当地男女老少都会身着彝族传统盛装，各式各样精致的头饰、刺绣纹样与银饰配饰尽数展现。彝绣当中的纹样图案、银器锻造的工艺造型，都是彝族民众审美思想的实物载体。在节庆集市上，手工银饰、刺绣文创产品集中展出，再搭配长桌宴的特色美食与独具特色的敬酒礼仪，多重民俗元素相互融合，共同搭建起一套完整的民间民俗审美体系。

这些民间艺术并不只是单纯的舞台表演，而是深度融入火把节整套仪式流程。敬酒歌舞穿插在祭祀、迎宾的环节之中，各类舞蹈也配合篝火狂欢开展，各类艺术表达始终服务于火把节节日仪式本身。民众借助歌舞、服饰、饮食这些载体抒发对现实生活的热忱，这种扎根于民俗生活、在实践当中不断延续的审美，正是彝族民间活态审美的真实体现。

3.4. 文旅视域下海坪火把节的文化变迁

3.4.1. 从民间自发到政府组织：节日生产模式转型

过去传统火把节，主导力量是村寨民众、毕摩，节日由民间自发组织，祭祀祈福是首要目的，娱乐是附属。当代海坪火把节，形成政府主导、景区运营、传承人参与、游客广泛参与多元模式。政府承担保护非遗、发展地方经济、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景区负责活动策划、场地运营；毕摩与非遗传传承人保留核心祭火环节；游客成为重要参与主体。组织主体变化，直接改变节日目标。传统节日首要目标是祭祀，祈求村寨平安丰收；现代火把节，除保留祭祀祈福，同时承担旅游接待、文化宣传、带动地方经济多重功能增加各民族交流。节日不再仅仅服务单一族群，而是面向全国游客。

3.4.2. 从“一日节庆”到“火把季”：时间空间的拓展重构

传统火把节严格依附农历六月二十四，时间只有三天，活动分散各个村寨。海坪火把季，把节日时间从3天拓展为一个月，在2026年甚至从7月18日延长到8月28日，空间从火把广场拓展到整个海坪彝族小镇，包含街区、土司庄园、非遗工坊、千户彝寨多个空间。

“1+N”模式，1代表祭火、篝火狂欢核心仪式，N代表大量衍生活活动，在2026年还联合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和千户彝寨开展各种活动，进一步增加节日的丰富性，无人机灯光秀、电音晚会、服饰走秀、商贸集市。时间延长，解决过去一日狂欢游客过载，停留时间短的问题，推动一日游向过夜深度游转变，带动民宿、餐饮、手工艺品销售，带动搬迁群众增收。时间空间拓展是一把双刃剑，节日边界被打破，大量现代娱乐元素嵌入传统节日，带来异文化的碰撞。

3.4.3. 海坪火把节变迁中的双重效应

(1) 积极效应

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让海坪火把节突破乌蒙山区的地域局限，向外传播彝族本土文化。各地前来的游客实地体验祭火仪式、民族歌舞与彝族服饰，再加上短视频等新媒体的扩散传播，有效提高了文化的对外知名度。

海坪火把节也为当地非遗传承创造了现实条件，歌舞、彝绣等非遗传承人借助节庆增加了展示的机会，依靠展演获得相应经济坚持，也吸引不少年轻人留意到这些传统技艺。千户彝寨的易地搬迁群众，依托节庆市场实现家门口就业，真正做到文化保护与民生改善相互兼顾。节庆活动同时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载体，来自各地不同民族的游客与当地多民族群众共同参与节日活动增加了彼此的交流。

此外，火把节还为乡村发展注入动力。节庆期间直接拉动当地餐饮、民宿、特色农产品消费，把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以此助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为地方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2) 消极效应

旅游开发给火把节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现实问题。旅游市场介入之后，原本庄重的祭祀仪式逐渐带有表演色彩。为适配游客观赏需求，大型节庆活动会压缩流程，弱化仪式内在的精神意义。公开的毕摩祭祀大多只保留核心片段，完整的祭祀过程，更多只能在村寨民间私下的活动中才能见到。与此同时，火把、火塘、彝族服饰这类本土文化元素被推向市场，变成吸引消费的符号，各类文创产品大量出现，但很少去讲解符号背后的文化由来。游客更多沉浸在节日热闹的氛围当中，很难体会火崇拜、农耕祭祀所承载的本土文化内涵。

在节日策划层面，方案设计常常优先考虑游客的体验感受，本地彝族群众自身的文化诉求容易被忽略。很多外来游客仅仅将火把节等同于一场大型狂欢，对节日背后的族群信仰与历史渊源缺乏一定认知。另外，节日还面临代际传承的现实难题。当下年轻人参与火把节，大多接触的是歌舞娱乐部分，对毕摩经书、整套祭祀仪轨接触较少。传统经书和祭祀习俗和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存在距离，本土传统知识的传承压力不断增大。

3.5. 海坪火把节传承困境与优化路径

3.5.1. 当前传承面临的现实困境

仪式本真性与旅游展演矛盾。文旅开发需要观赏性，而传统祭祀仪式庄重肃穆，节奏缓慢，二者之间存在冲突。为适配旅游节奏，部分仪式被删减改编，仪式性有一定的稀释。传承人群体后继压力，毕摩等核心仪式传承人年龄偏大，彝文经书、祭祀仪轨学习周期长，愿意系统学习的年轻人数量有限；文化解读供给存在一定不足，海坪火把节活动丰富，但面向大众深度文化讲解较少，很多游客对火把节的了解知之甚少，对十月太阳历、火崇拜、祭祀流程缺少认知，文化传播停留在表层符号。商业开发边界难以把握，商业是节日延续的物质基础，但过度商业化容易消解节日精神内核，如何平衡经济收益与文化保护，是长期难题，也是文化保护的重点。

3.5.2. 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活态传承路径思考

坚持分层保护，区分公共展演仪式与民间原生仪式。海坪火把广场面向游客的大型展演，保留燧木取火、毕摩祭火核心神圣环节；同时保护周边村寨民间完整祭火、送火习俗，支持民间家庭、村寨自主开展火把节活动，不要让全部节日都变成旅游表演。官方大型节庆与民间村寨习俗并行发展，互为补充。

保障本土文化主体话语权。在节庆策划中吸纳毕摩、本土非遗传承人、本地彝族群众代表参与决策，不能完全由旅游市场逻辑主导。尊重当地人对节日的理解，避免为迎合游客随意篡改仪式内涵形成独特仪式和文化内涵避免同质化。充分发挥本土民众作为文化持有者主体地位。

完善文化阐释体系。在火把广场、九重宫殿博物馆、景区导览、短视频宣传中,增加火把节历史、火崇拜、十月太阳历的科普讲解,把符号背后文化内涵传递给游客。开展研学活动,面向本地中小學生开展火把节民俗教育,推动非遗进校园,强化本土年轻一代文化认知,把火种留在每一代。

把握商业化边界,推动“文化先行”。文旅产业收益反哺非遗保护,把部分旅游收入投入传承人补贴、彝文典籍整理、民俗调查。鼓励文创开发,但文创产品要扎根本土文化,拒绝简单符号堆砌,避免旅游市场的同质化降低吸引力。做到以文化带动经济,而不是经济消解文化。

4. 结语

六盘水海坪彝族火把节以火为核心符号,根植乌蒙山区彝族山地农耕社会,集信仰祭祀、农耕节律、族群认同、家庭伦理、民间审美多重内涵于一身。祭火、玩火、送火完整仪式,沟通人与自然,维系彝族集体记忆。进入当代社会,海坪火把节完成从民间村寨习俗到省级文旅IP的转型,升级为火把季之后,实现文化传播、地方增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多重价值,同时遭遇仪式展演化、符号消费、传承后继压力等现实挑战。

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不是一成不变的,活态传承本身就包含适应时代变迁。海坪火把节未来发展,不能简单排斥旅游开发,也不能完全屈从市场逻辑。应当守住火崇拜、祭祀祈福、族群情感这些文化内核,保障本土文化持有者主体地位,区分展演仪式与民间原生民俗,用好文旅带来的资源反哺文化保护,让古老火把,既照亮乌蒙山野,也在现代社会持续焕发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194.
- [2] 潘蛟.火把节纪事:当地人观点?[J].民族艺术,2004(3):6-13+73.
- [3] 陈海.彝族火把节的民俗意义及文化内涵[J].贵州民族研究,2015,36(10):100-103.
- [4] 李春霞,彭兆荣.彝族“都则”(火把节)的仪式性与旅游开发[J].旅游学刊,2009,24(4):79-84.
- [5] 罗安平.凉山火把节:传承与变迁[J].民族文学研究,2012,30(4):49-58.
- [6]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西南彝志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127.
- [7] 刘尧汉.彝族十月太阳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89-92.
- [8] 杨黎.口述史视域下贵州海坪彝族火把节仪式音乐的传承记忆与当代实践[J].美与时代,2026(18):69-73.
- [9]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贵州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汇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
- [10]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56-160.
- [11] 詹姆斯·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等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